

大欧洲：光荣与梦想



王福春
关贵海等 著



東方出版社

策 划: 黄金山 任 明

责任编辑: 柯尊全

封面设计: 周冠雄

版式设计: 卢永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欧洲: 光荣与梦想 / 王福春 关贵海等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9. 6

(后冷战风云丛书/张联芳主编)

ISBN 7-5060-1250-2

I. 大…

II. 王…

III. 欧洲一体化-研究

IV. D85

大欧洲: 光荣与梦想

DAOZHOU: GUANGRONG YU MENGXIANG

王福春 关贵海 等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航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59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060-1250-2/D·131 定价: 12.80 元

将由廿一世纪回答的 国际热点问题

后冷战风云丛书序

张联芳

“冷战”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对抗为主、有时又妥协而造成的国际力量关系的复杂态势。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突然消失，“冷战”骤然失去其对峙的一极，国际态势刹那间改换了图景。一些国际传媒称之为“冷战时代结束”，“后冷战”时期开始。“后冷战”一词，是泛指“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纷繁复杂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个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随着“冷战”结束发生了骤然变化，美国虽然竭力想继续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但仍阻遏不住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及其发展，由此而引起厚积已久的各种利益力量的喷发，如地区民族主义思潮汹涌而起，国家主权利益地位上升、集团利益地位下降，主张对话或政治解决的外交思维占上风，同时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等等。但是，美国为维持“独极”称霸地位，而正加强战略进攻性。后冷战 10 年，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相互激荡，造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世界图景。

后冷战 10 年的这些特点，使当代国际关系发展中的诸多

“关节焦点”，有的更加复杂化，有的相对单一化，有的充满风雨，有的越发曲折，有的前所未有的，有的鲜为人知，有的富有戏剧性……这些“关节焦点”从独特的方面折射出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及要求和平、要求发展的亮点，后冷战使今天的世界变得比过去更加丰富多彩。中国是个大国。地球正在变小。那些 10 年来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重要“关节焦点”，作为一种历史因素，将会进入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且在将来新的因素融合下发生新的演化，而且这些将无不关系到中国，因而也将是中国人所面对的 21 世纪的一些重要国际问题。

我们从 10 年后冷战国际社会热点问题中筛选出如下六个“关节焦点”，并以此立卷，以飨中国广大读者。

1.《东扩：克林顿与叶利钦》。北约东扩是后冷战时期的新产物。东扩的目的和趋向怎样，是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的自然反映，还是美欧战略疆域朝向东方的扩展？

2.《大欧洲：光荣与梦想》。欧盟随着北约向东扩张，但其目的不尽相同，涵盖面也大得多。欧盟于中国，一半是机会，一半是挑战。

3.《较量：萨达姆与美国》。从未平静过的海湾，再次笼罩战争风云，安南曾使战争避免，美伊双方也都认为自己“不战而胜”，达到了目的。最近，老鼠把猫玩恼了，“沙漠之狐”又在巴格达上空炸响，结局将如何呢？

4.《磨合：中东和平进程中的领袖们》。俄国从一个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角变成一个不太重要的配角。美国唱独角戏，从“场外指导”身份为阿以双方穿针引线，力图把中东和谈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巴以新和谈的协议命运欠佳。以又提出撤军新条件，巴以冲突是否再次激化？

5.《冲撞：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地处美国后院的古巴，

经受着美俄“双重封锁”的强大压力。但愿它还能像过去那样，是加勒比海上一盏明亮的灯。

6.《和平：安南与联合国》。发展中国家要通过联合国建立多极的新秩序，而美国则力图维持旧秩序，在这样新的矛盾格局里，秘书长安南忠实地执行联合国宗旨、以维和为己任，能做出多大程度的贡献？

本丛书对上述“关节焦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和生动有致的描述，是具科学性、知识性、资料性，又具趣味性、可读性的通俗学术作品。

我们希望本丛书与广大读者一起，对当代国际关系在后冷战10年中的“关节焦点”进行系统的探索；并为那些有志于研究这些问题的读者，提供某些进一步思考的线索。

1998年岁末于北京

目 录

将由廿一世纪回答的国际热点问题

后冷战风云丛书序 张联芳 (1)

引子 “大欧洲”向我们走来 (1)

欧洲进入后冷战时代 (4)

苏东剧变：世纪末的大震荡 (4)

德国统一：科尔的急行军 (17)

“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 (28)

欧美异梦同床 (35)

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联盟 (45)

欧盟在荷兰一小镇诞生 (45)

《马约》批准起风波 (50)

欧洲联合的“三级跳” (61)

欧盟机构：超国家权力的象征 (79)

“布鲁塞尔怪物” (84)

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 (87)

欧盟东扩让人欢喜让人忧 (87)

东扩还是南下	(96)
千年梦幻“大欧洲”	(100)
俄国问题：欧洲人的梦魇	(107)
梦想的代价	(114)
欧元启动：欧洲联合的历史性转折	(120)
需要与可能之间的妥协	(120)
欧元在新年钟声中闪亮登场	(131)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142)
欧元：男孩还是女孩	(151)
欧元对中国一半是机会，一半是挑战	(163)
欧盟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	(169)
1998：欧中首脑外交年	(169)
欧中交往，源远流长	(177)
风雨历程：从曲折到合作	(184)
欧中合作，前景广阔	(196)
尾声 科索沃战争和欧盟的前途	(199)
后 记	(203)

引子 “大欧洲” 向我们走来

如果根据欧元的诞生和欧盟的发展，这样想象一下：

公元 2020 年 1 月 1 日，欧洲联盟 30 国首脑在法国首都巴黎的爱丽舍宫举行峰会。他们将在这天作出一项影响数亿人命运的历史性决定——建立欧洲合众国。

欧洲合众国或称欧洲联邦，为一新的联邦制国家，也是世界上除美国以外的第二个超级大国。根据该国新宪法的规定，欧洲合众国（简称欧国）的首都是巴黎。欧洲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联邦政府由议会中的多数党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联邦总统代表国家，但总统的指示和命令需有联邦总理和有关部长副署方才生效。显然，欧国的政治体制属于议会内阁制，而非美国式的总统制，这反映了欧盟内部德、法、英“三驾马车”之间的妥协，同时也照顾了欧洲各国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现在算起，离 2020 年还有 20 年，欧洲合众国会真的降临尘世吗？以上所描述的仅仅是作者本人的想象。但是，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大欧洲”在 1000 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萦绕在欧洲人心中的梦想。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梦想却正在演变成为现实。

1951 年，法、德、意、荷、比、卢 6 国率先成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6 年之后，它们又组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1973 年，英国加入欧共体，欧共体由 6 国扩大为 9 国。1981 年，欧共

体再扩大为 10 国。1986 年，欧共体增加到 12 国。1992 年，欧洲联盟成立，欧共体被欧盟所取代。1995 年，欧盟扩大为 15 国。随着欧盟东扩正式启动并实施，欧盟终将成为一个包括中东欧国家和部分地中海国家的特大同盟。但是，大欧盟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欧洲”，因为俄罗斯能否融入欧洲还是一个未知数。真正的“大欧洲”意味着全部欧洲的统一，意味着欧洲联邦或欧洲合众国的建立。早在 17 和 18 世纪，法国的圣-皮埃尔、卢梭和德国的康德等人，就曾设想过欧洲的重新统一和欧洲联邦。19 世纪，拿破仑提出：应把欧洲的不同人民变为一个共同的人民，从而实现“欧洲伟大人民的聚合和联盟”。1925 年，法国当时的总理赫里欧曾明确表示：“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有一天能看到欧洲合众国的出现。”1946 年，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提出，我们需要建立起“某种类似于欧洲合众国的东西”。1951 年，让·莫内在设计欧洲煤钢共同体时也预见到了欧洲统一的前景。他指出：“煤钢共同体所属 6 国的煤钢事业在顺利发展，应该使其顺利发展下去，直到建成欧洲合众国时，才算取得最后胜利。”后来，莫内还在西欧领导了一个名为欧洲合众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1959 年，法国总统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发表了有关欧洲前途的著名讲话。他提出，欧洲的真正统一意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他还强调：“要使欧洲成其为欧洲，必须有重大的变化。首先苏联不复是现在这样的苏联，而成为俄国。……这个提法只是一种历史的预见。”

可是，历史的发展却证实了戴高乐这个惊人的历史预见。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也随之结束。在苏东的演变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曾提出了“全欧大厦”的设想。他认为，苏联对欧洲和欧洲问题的态度，是由“我们首先是欧洲人这一点决定的”。“欧洲统一的思想应当重新集体

研究探索”，“说到‘全欧大厦’，我们的出发点是，在这座‘大厦’里保留着某些国家或者集团之间客观形成的全部分歧。但在看到所有这些分歧的同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欧洲是由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科技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大家都被共同的命运拴在一起。”戈氏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叶利钦所继承。叶利钦主张：“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与西方和东方的发达民主国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直到1992年底前后，由于受到西方的冷遇，叶利钦才逐渐改弦更张，改变亲西方的外交路线，强调俄罗斯是欧亚国家和“应最大限度地考虑俄罗斯的特点”。

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为欧洲的统一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欧共体国家在极度的亢奋中开始了融合东欧国家的进程。1991年12月，欧共体与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签订了联系国协议。1993年，欧盟哥本哈根首脑会议决定首先把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的6个国家纳入欧共体轨道，并最终接受它们为欧盟正式成员。目前，中东欧国家已有10多个国家提出了加入欧盟的申请并急于入盟。1997年12月，欧盟卢森堡首脑会议决定从1998年4月开始与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等6国分别举行入盟谈判。去年4月，入盟谈判如期举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21世纪中期，欧盟将成为一个囊括欧洲30个国家左右、约5亿人口的特大同盟。那时，一个新的超级大国——欧洲合众国将活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舞台上。新出现的欧国尽管不可能恢复过去世界中心的光荣，但将是新的世界格局中当然的一极，并将有力地推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和多极化秩序的形成。

欧洲进入后冷战时代

苏东剧变：世纪末的大震荡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世界将永远记住这个时刻。在莫斯科的沉沉夜色中，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之久的印有镰刀和斧头图案的苏联国旗落下了，代之而起的则是帝俄时期的红蓝白三色旗。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从地球上消失了。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最具震撼力的历史事件之一，对欧洲和世界格局都有巨大影响。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82年11月10日，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苏联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在其后约两年零4个月的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三易其主。先是安德罗波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但执政仅15个月就离开了人世。随后，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悲剧再次上演，契尔年科在13个月后又复归于尘土。显然，克里姆林宫的老人政治已走到了尽头。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决定选举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当选，立即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称戈尔巴乔夫是“可以与之认真打交道的人”。确实，戈尔巴乔夫年富力强，且毕业于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具有长期的地方和基

层工作的经验。更重要的；他是苏联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佼佼者，人们有理由对他寄予厚望。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反映了苏联社会要求改革，打破停滞状态的历史潮流。对此，戈尔巴乔夫本人当时也是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在1985年3月11日中央全会上，他曾表示：“我们应当进行决定性的转变，以使国民经济走上集约化的发展轨道”，“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在科学技术方面更进一步，要使劳动生产率水平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他6年多的改革中不仅未能兑现其诺言，反而越来越背离其初衷。起初，戈尔巴乔夫主张通过经济改革完善原有的体制，但在党内外遇到不少阻力。1987年1月，他认为，“改革工作比原先预想的更困难”，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障碍机制”，“阻碍了经济发展，限制了进步改造”。因此，要打破障碍机制，就必须实行“新思维”、民主化和公开性，“只有通过民主并借助于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实现。”1988年，苏共举行第19次党的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现行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克服人与政权异化的现象，它“几十年来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而主要是执行强制命令和指示；口头上宣扬民主原则，实际上却是独断专行；在讲台上宣扬人民政权，实际上是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大谈民主制度，实际上践踏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准则，缺乏批评与公开性。”基于以上认识，戈尔巴乔夫主张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说，经过改革达到的苏联社会的“新质状态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有7个方面：（1）真正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人应该成为“万物的尺度”；（2）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及经营形式多样化基础上实行计划与市场结合；（3）社会公正，贯彻按劳分配原则；（4）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5）真正的民主政治，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

化、法治、开放性和公开性；(6) 各民族真正平等；(7) 在渴望和平，渴望民主与平等的原则上与各国人民建立正常的文明关系。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以后，戈尔巴乔夫继续推行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主张实行多党制。1989年1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莫斯科市第27次代表会议上首次对多党制问题开了绿灯。同年11月26日，他在《真理报》发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变革”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写道，原来认为“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制度，”现在认识到“必须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该文标志着戈尔巴乔夫已由苏联社会制度的改革者变成了它的掘墓人。1990年2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会议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该纲领主张修改苏联宪法第6条，正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同年3月14日，苏联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修改补充法》，废除了宪法第6条关于苏联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规定，最终为实现多党制扫清了道路。7月2—13日，苏共28次非常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苏共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阶级性质和政治地位以及组织原则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逐渐滑向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翌年7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不再反对把苏共改名为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随着苏共的社会民主党化，苏联各共和国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也日益严重。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接着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也采取了相应的举动。同年6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发表主权宣言，随后各共和国纷纷效仿。苏联事实上已面临分崩离析的前景。在这种情势下，戈尔巴乔夫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维持一个松散的联盟。1991年4月23日，戈尔巴

乔夫与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召开了9+1会议，决定在8月20日签订《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简称新联盟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中央的权力将大大削减；同时一旦签署该条约，至少将有5个共和国即1/3的共和国将获得独立，苏联国家的统一与完整也会受到严重影响。戈尔巴乔夫的上述计划，显然直接违背了1991年3月18日苏联公民投票的结果。在这次投票中，76%的苏联公民赞成保留统一的联盟。为了阻止戈尔巴乔夫计划的实现和最后一次挽救联盟，苏共党内的某些强硬派领导人在8月19日策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即“8·19事件”，而该事件的失败，则加速了苏联的衰亡。

1991年8月19日凌晨6时5分，当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的福罗斯别墅度假时，苏联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突然中断了正常的节目，播送了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的一项命令。该命令指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务。随后，亚纳耶夫与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3人联名签署了《苏联领导的声明》，宣布从1991年8月19日4时起，在苏联个别地方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该委员会有8人组成，他们是：代总统亚纳耶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政府总理帕夫洛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以及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和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同时，亚纳耶夫还致函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重申苏联信守以前“承担的国际义务”，希望“得到各国人民和政府以及联合国的应有的理解”。

接着，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了《告苏联人民书》，试图向苏联人民解释他们起事的理由。《告苏联人民书》指出：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并开始的改革政策，原想作为保障国家迅速发展和使社会生活民主化的手段，却因种种原因走入了死胡同。无信仰、冷漠和绝望取代了最初的热情和希望。各级政权失去了居民的信任。

苏联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日益不稳定破坏着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昨日，在国外的苏联人还感到自己是一个有影响的受尊敬的体面公民。今日，他常常感到自己是二等外国人，人们对他常常投以蔑视或怜悯的目光。

我们呼吁苏联全体公民意识到自己对祖国承担的义务并大力支持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在使国家摆脱危机方面作出的努力。

中午 11 时，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了第 1 号命令，要求各级政权机关“确保无条件实行紧急状态”，立即解散非法的机构与武装，禁止游行、示威、集会和罢工，并提出了使经济形势正常化的一些措施。苏军坦克和装甲车也奉命开进莫斯科，并迅速占领了国家重要机关的阵地。

亚纳耶夫等人的行动带有典型的“政变”性质，诸如扣压宪法选出的国家总统并谎称总统有病；少数人密谋，依靠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队等暴力机关等。但是，他们同时又想使自己的行动合法化，如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政变的准备不充分，不敢采取果断的措施；没有逮捕反对派领导人；更没有封锁交通与通

讯。因此，当时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弗里茨·埃斯马在获悉政变的消息后，曾启动中央情报局的电脑查询政变前后苏军和克格勃的调动部署情况。令他感到吃惊的是，政变前与政变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于是，埃斯马对他的同事说：“嘿！这些家伙，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随后，他向布什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这次政变是一次不协调的、仓促准备的、临时性的行动。在对事件结果所做的评估中，他预测克里姆林宫回到保守派手中的可能性是10%，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处于无限期的僵持状态的可能性是45%，而政变在早期失败的可能性也是45%。根据埃斯马的报告，布什总统与西方国家领导人协调了立场，决定对政变当局施加压力，并对反对派领导人尤其是叶利钦提供支持。

8月19日13时，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总统叶利钦健步走出了俄议会大厦，他跳上了已转向的塔曼师坦克连110号坦克，宣读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叶利钦大声朗读道：

公民们！

1991年8月19日凌晨，合法选举出的国家总统被解职了。

无论用什么理由来为解除总统职务一事辩解，我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右派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

……

我们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这种武力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它损害了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声誉。……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宣布这个夺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

我们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要求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我们呼吁军人们表现出高度的公民责任感，不参与反动政变。

在这些要求得到实现之前，我们呼吁在俄罗斯全境内无限期

地总罢工。

在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对抗中，叶利钦充分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大权旁落之机，以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名义接管了苏联国家的政权、军权和财权等。8月20日，叶利钦发表声明，宣布接管俄罗斯境内的全部苏联军队。随后，他又宣布俄罗斯境内的所有苏联财产转给俄罗斯管辖。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也授予叶利钦一系列补充权力。数万莫斯科居民自动地来到俄罗斯议会所在地——白宫，保卫俄罗斯政府。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往包围白宫的军队纷纷倒戈。克格勃“阿尔法小组”拒绝执行逮捕叶利钦的命令。这一切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地位，并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陷入困境。

8月21日是事变的第3天。凌晨2时，军队与莫斯科市民发生冲突，死亡3人。但自当日下午起，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下午16时，苏联国防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国防部务会议决定把部署在紧急状态地区的军队撤回原驻地。据说是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在8月20日下午作出了这个决定。当时，空军司令沙波什尼科夫上将将会见了亚佐夫元帅。他见元帅心神不宁，就上前对元帅讲：“我认为，我们应当想法摆脱目前这种困境。”

“有什么办法呢？”亚佐夫问。

“有。现在必须把部队撤回常驻地。”沙波什尼科夫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紧急状态委员会是不会成功的。”

亚佐夫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终于下定决心，准备把部队撤出莫斯科市区。这个行动实际上意味着，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失败了。随后，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从莫斯科郊外的伏努克沃机场，飞往克里米亚，会见被软禁的戈尔巴乔夫，请求他的宽恕并请其出来收拾残局。